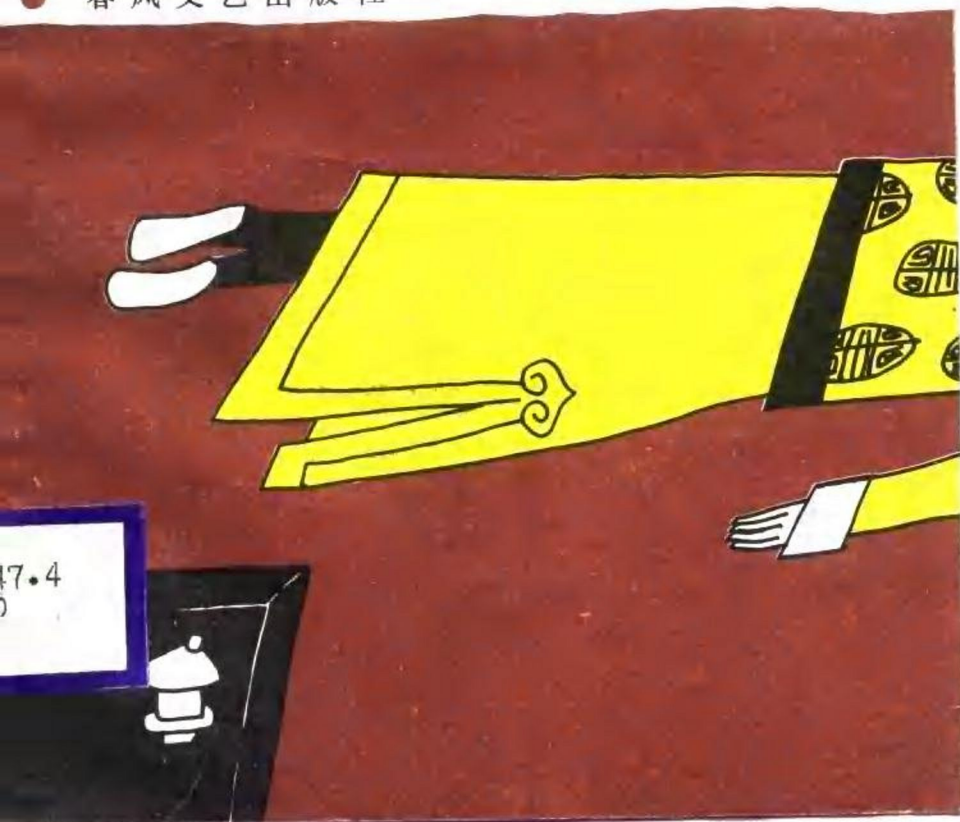


钦志新 著 ●

雍正无头案

● 春风文艺出版社



7.4

内 容 提 要

身居戒备森严的紫禁城内的雍正皇帝，一夜间头颅竟不翼而飞。原来是侠女吕四娘，为报家仇国恨智诛了暴君。她为了摆脱清廷的追捕，迅速渡过了扬子江天堑，可在岸边的江阴却又身不由己地陷入了当地帮派斗争的旋涡。此时，虎视眈眈的清廷鹰犬也发现了她。于是，亲亲仇仇，展开了一场错综复杂的你争我斗，险象环生，摄人心魄，吕四娘几陷绝境。后来，她的命运又如何呢？

雍 正 无 头 案

yongzheng wutouan

钦志新

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 宁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丹 东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114,000 开本：787×1092¹/₃₂ 印张：5 $\frac{1}{2}$ 插页：2

1989年1月第1版 198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745

责任编辑：宋加哲 责任校对：潘晓春

封面设计：安 迪

ISBN 7-5313-0198-9/I·186 定价：1.85元

目 录

- 第 一 回 侠女雪仇诛暴君
清廷拉网擒刺客…………… (1)
- 第 二 回 风急浪高过天堑
箸觥交错显武功…………… (10)
- 第 三 回 七尺船头逞风采
扁舟一叶走江心…………… (27)
- 第 四 回 巧言蛊惑豪杰信
鹬蚌相争渔翁乐…………… (40)
- 第 五 回 见利忘义烂小人
大局为重真英雄…………… (61)
- 第 六 回 豪侠受缚陷囹圄
衙门设饵钓金鳌…………… (82)
- 第 七 回 二度劫狱叹徒劳
几番阴谋成画饼…………… (94)
- 第 八 回 侠义人三闯牢笼
痴情女是非不分…………… (108)
- 第 九 回 恩怨分明解仇结
功亏一篑遇老道…………… (121)

第十回	有情人生死与共 侠义女中计遭擒.....	(136)
第十一回	席震泽星夜进城 老魔头虎嘴挖食.....	(150)
第十二回	遇克星鹰犬丧生 亮绝招姐妹重逢.....	(158)
尾 声		(173)

第一回 侠女雪仇诛暴君 清廷拉网擒刺客

雍正十三年，夏末秋初，北京城暑气渐散，街头又渐渐热闹起来。到处可见坐轿骑马的达官贵人，挑担挽篮的摊贩小商，悠游玩乐的文人骚士，以及耍技卖艺的江湖游民等三教九流人物。

紫禁城位于京城中心，高高的宫墙，遮掩了帝苑中的一切富贵、淫乱、暴戾、险毒，即使白天，也显得极为森严肃穆。在几处出口，可见重兵把守，人员进出。时当午后，离那西华门几百步外，有个姑娘云鬓高挽，手里提只篮子，篮子里摆着西瓜子、五香豆、芝麻酥糖等小吃食。她嘴上声声叫卖，明亮的双眸，时不时朝西华门瞥去。她看到，从西华门进出的，大都是些太监，也有少数肩挑货物往里送的店铺伙计。那些出入之人，经过门口要把佩在腰间的两寸左右长短的腰牌拿出来给御林军验看。她观察良久，凝脂般的瓜子脸低了下去，两道疏长入鬓的翠眉微微蹙紧。

她就是吕四娘。去年春天，她从江南辗转北上，入冬来到京城，稍事休息，即拣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提剑前去行刺暴君。谁知刚攀上官墙，就被御林军发现，鸣锣而捕。她亏得

手脚灵活，才逃遁而去。由于打草惊蛇，她按捺报仇雪恨之心，挨到今年春末两闯紫禁城，结果也只刚落进围墙就被埋伏着的众多御林军包围，若非武功高超，也早就没命了。两度失利，使她充分看到紫禁城防卫的森严，也明白了四海之内那么多与自己同样心情的武林高手为什么没一个能够得遂心愿的。但其志不移，现在，她第三次潜入京城后，鉴于往昔的教训，没有贸然行事，而是连日来装成卖零食的小姑娘沿着诸内城门细细察看。这时候，她再次触动心思，想到凭这野鸟也飞不进的地方，即使自己武功再高上几倍，邀的帮手再多，硬闯也难济事，看来只有智取。嘻，腰牌上倒能做文章，弄一枚在手里，到天黑闭宫门前混进去准可成事！

吕四娘但凡拿定主意，就决不再犹豫徘徊，她就用心寻找可乘之机。不一会儿，从门内走出一个紫红脸膛、身材魁伟的青年军官。他脚穿快靴，腰里悬着三节棍。守门军校看见此人十分恭敬，略一验看腰牌，就送出一丈之外。她从那矫健的身形步伐，已知此人是个难啃的骨头，就没有跟踪，而是继续耐心的等待。又过了约摸一袋烟工夫，门内走出两个人物。左面的老者五旬上下年纪，皮色红润，头戴镍蓝顶戴，身穿蓝灰色长袍，上绣两只孔雀，脚上穿一双青色长筒靴，神态模样恰是气派；右面的中年人长得精瘦干练，武官打扮，腰里悬着宝剑，从那一双深陷的眼膛里，射出两道绿莹莹的光芒，不用打听问讯，已知其人内功深厚。且见守门军校看见那两个人更是阿谀奉承，唯唯诺诺地送出来，并不敢去讨腰牌，倒是那两个人尚知法度，主动把腰牌亮了亮。

吕四娘见他俩同行，正自认晦气，却见那两个人走到离

自己三四丈外时，中年武官向老者拱拱手，笑着说：“张公公，暂且别过了，你老慢走。”那张公公跟着回一礼说：“蔡大人，咱们明天见。”接着两个人背向而行。

吕四娘顿时喜上心头。她手挽货篮，远远地跟住了姓张的太监，只想到人烟稀少处点他穴道抢那腰牌。谁知老太监走过两条热闹街道，径直往一个香烟缭绕、人头攒动的去处走去。她看清是座庙宇时，老太监已走进山门。她已为他浪费了那么多时光，只得硬硬头皮也跟了进去。

那庙内香客虽多，吕四娘凭着一对锐目，总能跟住老太监。她见那些比丘、沙弥，大小僧众看到老太监都十分恭顺，便知老阉鸡是个在宫中有地位的权监，即使不为觅腰牌，她也要窥探他进庙宇为的何事。她仗着混在众多的香客中不易使人生疑，就紧贴在老太监身后。这时候，摘那腰牌易如反掌，她只是顾忌老太监失物后张扬，才忍了下来。然而，她很想知道那腰牌上写些啥，于是故意往前一挤，只在眨眼之间，已撩起老太监的长袍，摸着了佩在裤腰间的两寸长短的木制腰牌，并看清了用火漆烫写的两行字，却是“御前总管太监张谦”字样。她那美丽的瓜子脸顿时浮上阴云——腰牌上有名有姓，到时一经验看岂不露馅！她叹声气，再也不想管老太监的事，然而回身才走三步，却又被几句对话吸引住了，只听一个说道：“啊呀，我的张公公，多时没见你来了，难道把我这当哥哥的忘了？”另一个回答：“大哥何出此言，我在宫中常想念着你哩，只是没有空闲。”“万岁爷可好？”“好，咱们进里面去谈吧。”她眼梢窥到御前总管太监神秘的脸色，不由得心念一动，转身动步，悄悄地跟住

了老太监和与之叙谈的和尚。

吕四娘有所不知，这座庙宇其实有个讲究。原来，太监一到年老体衰无法服役就被逐出宫门，而老家亲人又以出了“老公”为丑事，大都不愿接纳，死后也不得入祖坟，因此从权监到一般小太监，晚年出宫后多以寺庙栖身。所以，他们年轻为监时，就结交佛门，或修建寺庙，或给寺庙献田献地。也有个别大太监私囊甚丰，晚年不仅以寺庙为归宿，还有当上了执事僧的。这个普光寺的方丈，早年就曾是宫内总管太监。现在在这里栖身的被逐老太监，足有三五十众，与之结交的现仍在宫内行走的大小太监，也有近百之数。今天，这位权监张谦就是买了十顷良田送地契来的。

吕四娘不清楚内中关节，跟住了那两个人，走出大雄宝殿，再穿过一条长廊，遇到大门阻挡。她见那两个人进入门内，略一沉吟，不管三七二十一也跟着跨进门槛。然而长廊分左右延伸，毗邻着一间间僧房，老太监、和尚不知去了哪里。

她正踟蹰犯愁，有个小和尚匆匆走来，双手合十道：“女施主，这是我等僧人上下之地，请退。”

吕四娘心中怏怏，无可奈何正想转身，想到一个主意，笑吟吟地说道：“小师傅，宫中的张公公唤我带着这篮东西孝敬师傅们，我走得慢，不知他们往哪里去了。”

“唔，”小和尚朝篮里看看，手一指，说，“喏，那一间是方丈室，张公公已和我师傅进去了。”

“谢谢。”吕四娘连忙举步，待到走近，她侧耳窃听。

只听那和尚说道：“十顷良田收下，咱们的公事就算完

了。兄弟，我出来久了，不知宫里近来情况如何，万岁爷交纳着新欢吗？”

“万岁爷的脾气你难道还不清楚，他就喜欢图个新鲜哩。”御前总管太监笑嘻嘻地说着，压低了喉咙，“你是自己人，告诉你不妨。万岁爷新近弄到一个小姐，比上回你找到的那个更俏丽，更鲜嫩哩……”

“喔，她是哪里人？”

“就在城里百合胡同，开裁缝店的李老三的独养女儿。这小姐是我发现的哩，万岁爷一看就喜欢，从此三天两晚上召她承欢。今夜闭了宫门，我又要去把她弄进宫哩……”

吕四娘听着心里一动，随之跳出一个念头。她唯恐被室里说话的人发觉，慌忙蜚身出去。

她径直去找那百合胡同，一路上问了好几个老北京，终于摸着这条胡同。临近胡同口挂着一块颜体字招牌，李记载缝铺。她想，准是这一家无疑了，待到天黑我就守在附近，到时可见机行事……

这时已经红日厌厌，吕四娘暂回寄寓的客店。吃了晚饭，静坐到天黑，她穿上皂色夜行衣裤，着上尖头小弓鞋，背上插着宝剑。一应打点结束，以万死不辞的决心从窗口飞身而下，翻后墙出得客店，飞也似的扑奔百合胡同。到那里，她在附近找个隐蔽地方蹲伏不久，只见走来两条人影。前面提灯笼的脚步利索，是个小伙子，不过，看那行状不是武林中人。后一个则是御前总管太监。那两个人到了裁缝店门口，只轻轻敲了三下，门就打开，抬出一顶两人小轿，看来里面早已作好了准备。

接着，总管太监等俩人在前，轿子在后，直往紫禁城方向走去。吕四娘也连忙起身，尾随而行。

不一会来到西华门附近，总管太监轻轻喝声“停”，轿子就落到地上。轿帘掀处，袅袅婷婷走出一个二八佳人。总管太监取出块黑布往小妞身上一遮，接过小太监手里的灯笼，小太监马上熟练地背起小妞，跟着老太监就走。那两个轿夫则缩在墙脚边休息，大概等待小妞回来。

吕四娘双眸旋转。她一咬牙，提脚疾行抄前而去，蹲伏到前面路边。待那两个人赶到，她伸脚使个绊子，总管太监跌个狗吃屎，灯笼也随之跌灭了。驮人的小太监收不住脚，跌在老太监身上。把个小妞摔开几尺，娇声喊起了痛。吕四娘疾手点她哑穴拖开老远，把那块黑布遮住自己躺到地上。

那两个太监爬起来点亮灯笼，总管太监指指地上的人说：“快背起来，别让人看见了。”

“噢！”小太监慌忙背起赵小妞，殊不知已被调包。

吕四娘伏在小太监身上也不知过了几道宫门，只觉得到了灯火阑珊之处，听得那老太监说道：“万岁爷，奴才们交差了。”

“好，待会有赏。”吕四娘听出正是雍正的声音，顿时怒火万丈，她疾手点了小太监哑穴，黑布一掀落到地上。

那总管太监见是个蒙面夜行人，顿时吓死。

暴君是见过大场面的，喊声“有刺客！”转身就逃。

吕四娘抽出白钢剑飞步扑上，剑尖直朝暴君后心刺去。

暴君却有武功，使个“大蟒翻身”，左臂打开剑身，右掌直叉刺客咽喉。

吕四娘头一偏，暴君右掌落空。吕四娘左手伸处，暴君头上发辫已被抓住，同时右手握剑往那脖子上一抹，一颗血淋淋的脑袋就被拎在手里。她吐口恶气，持剑正往外冲，忽然一怔，只见大内侍卫张云樵手提白链堵住门口。她领教过对方厉害，急掣剑一招“白蛇吐信”刺他胸膛。

张云樵看到刺客左手的人头，已知皇上遇害，自己责任非浅。他心急慌忙只想拿住刺客，并不躲避剑锋，挥舞白链朝那剑身拍打过去。那白链立即象蛇似的缠住宝剑，张云樵运足内功猛抽白链。

吕四娘岂不知道宝剑脱手的后果，她也尽调内功，摆个“金鸡独立”之势，右脚勾起，脚趾用力一挑，顿时掀动机关，三根飞针疾速射出。这踢脚飞针是去年春上广觉悄悄传给她的，只在危急时才能使用。此番吕四娘因别的大内高手很快会赶来，拖延不得，就立即用了出来。

张云樵明白刺客必定武功高强，因此一颗心都用在夺彼兵器上，再加他眼见血淋淋的人头神思慌乱，才没提防刺客用暗器，待到看见银亮的飞针射过来想避，咫尺之间哪里来得及。三枚飞针同时射入他的喉管，他两只手不得不放松，狮吼般一声狂叫。

吕四娘听着倒也毛骨悚然。她顺势把剑一伸，张云樵心窝给扎了个洞，虽已致命，但他却象僵尸似的兀立，双眼暴突，形状着实可怕。

吕四娘再不去管他，一手持剑，一手提人头蹿出宫殿。若是平常情形，她未必能脱得牢笼，只因暴君头颅既丢，宫中顿即一片大乱，她才得以乘乱逃出紫禁城。

当跳下高墙，吕四娘这才真正意识到一件大事已经完成，心情从没有这样兴奋过。她把那颗人头提到眼前，仇视地瞪着，心里骂声：“你也有今日！”打算找样东西把它裹住时，转念一想，天热易腐，路远迢迢带到江南祭祖坟着实不易，遂罢了这个念头，把它往护城河里一丢，如大鹏凌空跃过护城河，顺道赶回客栈换下血衣，连夜出城去。

吕四娘开头以为，朝廷必然会星夜派出飞骑，令各处严密把守大小通道，一路南下心中着实提防。但几天下来，除开看到城门边告示上讲世宗雍正皇帝驾崩，高宗弘历接位，改年号为乾隆云云，并没见着大军拦路，心里虽着实狐疑，悬着的心还是放下了半颗。她几番易装，有时步行，有时乘船，千里辗转，这日傍晚抵达长江北岸的靖江。她找个客栈住下，打算摸清江边情况，第二天过江穿江阴走无锡，取道往浙江去。

清廷其实用的外松内紧之法。当朝皇帝头颅被刺客拿去，这自是宫庭忌讳，只有少数人得知内情。新皇帝高宗乾隆宝座既得，就与辅政大臣鄂尔泰、张廷玉密议缉拿刺客的事。两位重臣一致意见，认为那刺客必是江湖奇士，如大张旗鼓通缉，他只须找一个地方藏匿起来，三年、五载休想寻着，好在现有三枚飞针在手，朝廷只要往各地督衙、抚衙、府衙、县衙等传下密旨，画影图形捉拿使用踢脚飞针的钦犯，大小官员为报效新朝，办事一定格外认真。如此拉网围捕，彼在明处，我在暗处，或许可以拿着。乾隆并非庸君，当即点头同意，并加了一项：在大内高手、京城武官中选派四路人马，每路四人，一路去关外，一路去大漠新疆，一路

去两湖云广，一路去豫鲁江浙闽南，向黑白两道进行密访，庶可万无一失。两位辅弼重臣听罢自然称颂“我皇圣明”。这样计议既定，乾隆立即下旨派员。

那扬子江自古就是分隔南北的天堑，其中下游江阴县地界尤其重要，既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南来北往的旅客麇集之处。该县现任知县谷翼辅是新科进士，只二十开外年纪，自然急功好进。他接到密旨后，由于尚缺宦海经验，就找刑房师爷严文仕商量。严文仕却是个年近六旬的刀笔吏，在衙门充任幕僚几十年，藏了一肚子脏水，老百姓奉送给他个外号叫“隔年蚊子”，取其老辣奸毒的意思。

当下，严文仕看罢密旨，捋着几根山羊胡子想想，说：“大人，钦犯若到别处就罢，如果窜到本邑，务须把他拿着。到时大人功劳上达朝廷，皇上见你年轻有为，岂能不格外器重。”

谷翼辅正中下怀，说：“我也很想得这份功劳，可朝廷只叫暗中查访，本县能干的捕快又不多，偌大的地方，怎么碰得着呢？”

隔年蚊子凝眉一想，说：“大人所虑极当。晚生有一个办法可省却不少力气……”

谷翼辅听他如此这般一说，觉得主意不错，马上吩咐捕役人等照此办理，垂下香饵金钩，只等鱼儿游来。

第二回 风急浪高过天堑 箸舫交错显武功

吕四娘睡过一宿，翌日早晨去附近店里吃点心，顺便打听一些城内情况和过江办法，接着从大路走到江边。她看到，码头边有好些衙门捕快，每遇武生打扮的人就细细查问，对做生意的小商小贩则不大注意，任其过江，心里想道：我这副卖艺女子的行头恐怕会惹出些麻烦，不如另作乔装。她于是折回城里，从街上买得一匹夏布，将宝剑连鞘藏在布内，装成了卖布村姑模样。她把肚子吃得饱饱的，踏着午后的艳阳，再度往江边去，那几个在码头上游动的捕快果然没有为难她。

立在码头上准备渡江的多系商贩，有的用独轮车载着一车生姜，有的肩上挑着两箩鸡鸭，有的掬着一麻袋花生米，他们翘首踮足，盼望着那条从江心斩浪劈波往北驶来的渡船。渡船上自然也立满了人。

吕四娘混迹其中，看着渡船，看着江南的秀山秀水，心情既激动，又有点兴奋。她想待会儿一过天堑，自己就如飞鸟投林，游鱼入海。清廷即使追捕，也不象在人生地不熟的北国难于对付。她于是比别人更迫切地盼望渡船靠岸。

渡船不一会就近码头。吕四娘看清，那摆渡的两个艄夫，老者年在六十开外，穿粗布短打，凹面翘嘴，敞开的衣襟露出一撮窝心毛，两条毛茸茸的胳膊稳稳地荡着橹；少者二十上下年纪，穿纺绸短打，一条发辫拖垂脑后，紫红膛膛的面孔上嵌着两颗机警的眸子。他刚才帮老者摇船，这时眼见渡船靠岸，从艄舱捷身跳起，两脚踏着船沿踮了几踮，已经跳上船头，弯腰抱起一条半尺厚、两三丈长的跳板，大气不喘把它一头搁船上一头搁岸上。吕四娘估计这条跳板总有四五百斤重，就对这个艄夫不敢等闲视之了。

渡船上的乘客或挑担，或挽篮，或象吕四娘那样也背一匹夏布，统统地走上了码头。这时由于江浪激荡，船头偏离码头，跳板只两头搭牢，悬在一片江波之上。

年轻艄夫笑嘻嘻地招呼：“喂，上船吧。”

“你们把船摇拢点呀。”有个贩夫要求。

坐在船艄上的老艄公却只顾吸旱烟，只做没听见。

年轻艄夫则笑着解释：“我们摇得累啦，大家将就一点上来吧。”

吕四娘知道那是托辞，心里思忖，他俩或许是心术不正之徒，且让别人先上去，看他们还有什么花招。

小商小贩们眼见得渡船不肯摇拢，只得放大胆子上去。

年轻艄夫立在船头上，来一个搀一个，嘴里还装模作样关照：“当心、当心！”乘客们由于明知他俩作难，没一个给他好脸色，他却满不在乎。

约摸十四五名乘客上船后，码头上只剩吕四娘和站在她前面的山东大汉。山东大汉双手握紧装满老姜的独轮车的

把手，正往跳板上推，年轻艄夫笑咪咪地说：“朋友，要不要我来帮你一把？”

“俺还有点力气！”

“嘿嘿，这跳板可不比平地，一滑出去，你就白赶了几百里路，还是我来帮个忙吧！”

“少讲漂亮话！”山东大汉一声吼，两条胳膊往上一翘，独轮车就悬在空中。他就象端着只簸箕，一步一步在跳板上走。由于力猛，加上一车生姜的份量，把那半尺厚的跳板踩得颤悠悠的，船身也跟着晃荡。

老艄公把旱烟筒拔出嘴，一眼不眨地看着山东大汉。

年轻艄夫退后一点，在山东大汉端着独轮车终于跨上船头时，他伸出手又想帮着放平。

“哼！”山东大汉鼻子里一声嗤，双手往前一送，独轮车竟朝年轻艄夫胸前撞去。年轻艄夫倏地一跳，独轮车恰从腰边擦过。

吕四娘站在码头上看着，以为年轻艄夫准会动怒，可他却若无其事垂立一旁。那老艄公则把黄烟筒往腰里一插，矫健地从船艄跳到船头朝山东大汉拱手赔笑，说：“客人休恼。和气生财，和气生财。嘿嘿，请吸烟。”

山东大汉见老艄公这么客气，不能再给脸色，咧嘴笑笑接过旱烟筒。

吕四娘心想，这一对货大概是吃硬不吃软的角色，就把背上的夏布推一推，沉稳地踏上跳板。她如喜鹊登枝一般，很快轻盈地走近船边。

年轻艄夫看着，又不识相起来，一边说“当心当心”，

一边伸出手去搀。

吕四娘岂容被他触着身体，意沉丹田骤运气功，嘴说“不必麻烦”，手只一动，年轻艄夫顿时胳膊抽筋似的痛麻异常，往后连退了三步。

吕四娘跳上船头，朝他傲然一笑。

老艄公刚才与山东大汉搭讪，这时转过头，两颗老辣的眸子打量了卖布姑娘一会儿。

吕四娘并不理会，脚一纵，已跳到舱里。

老艄公这回没有找话，从山东大汉手里接过旱烟筒插到腰里，走船沿跳到艄上放下了橹。

年轻艄夫抱起跳板，权当那是篙子，用力往码头上撞，船头马上偏开。他这也算露了一手功夫，然后依然脚尖在船沿上踮几踮，回到船梢，捏住橹绷扭起来。

船切碎横浪，疾快地向南驶去。江风猎猎，抽打着吕四娘单薄的衣襟。

江南的山山水水越来越清晰。吕四娘看到，这里江阴码头比江北的热闹许多，造着许多房子，还有不少卖吃食、水果的摊头，顾客们买这买那，兴致勃勃。奇怪的是，这种要紧地方，却不象江北码头，连半个衙役捕快都没见到，这不能不增添她的狐疑。

在渡船靠码头时，年轻艄夫跳到了船头上，亮起嗓门说：“各位注意，每人两个铜板摆渡钱拿好了。不过，一种人可以白乘船，那就是和尚、道士、尼姑、乞丐；再有一种人不仅可以不付钱还可以供吃供住。老乘客都知道，这江边码头是我师傅开的。我师傅姓陆，名斌魁，是一条武林好